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7

小女孩与幻梦者

*La bambina
e il sognatore*

[意] 达契亚·玛拉依妮 著

孙双 译



人民大学出版社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7



小女孩与幻梦者
*La bambina
e il sognatore*

〔意〕达契亚·玛拉依妮 著

孙 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2213

Dacia Maraini

LA BAMBINA E IL SOGNATORE

© 2015-2017 Rizzoli Libri S. p. A. / Rizzoli, Mila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女孩与幻梦者/(意)达契亚·玛拉依妮著;孙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13946-0

I. ①小… II. ①达…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3648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校对 李义洲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946-0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5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15届,共有26个国家的90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2003年度法国获奖作家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先后荣获了2008年、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

自2014年起,韬奋基金会参与本评选活动,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基础上,设立“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每年奖励一部作品。

我们感谢韬奋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我们相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史忠义 刘文飞 李永平 陈众议

肖丽媛 金 莉 高 兴 徐少军

聂震宁 程朝翔 臧永清

秘书长

欧阳韬 陈 旻

意大利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高 兴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琴娥 吴正仪 高 兴 袁 伟 魏大海

达契亚·玛拉依妮首次在其作品中化身为男性,以男性身份剖析一起离奇的失踪案。作品结构独特,文笔冷峻,既揭露残酷的现实,又传递出坚强与希望。作者将心理学与文学,故事与现实融为一体,与读者展开对话,启发人们对时代和人生展开思索。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Nel suo romanzo *La bambina e il sognatore*, Dacia Maraini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ua opera si identifica con un uomo, analizzando l'enigmatica scomparsa di una bambina. Caratterizzato da una struttura originale, il libro rivela la miseria della condizione umana, ma nel frattempo ci dà forza e speranza per affrontare le difficoltà della vita. La scrittrice sovrappone analisi psicologica e creazione letteraria, finzione e realtà, dialogando con i lettori, facendoci riflettere a proposito della vita della nostra epoca.

**Il comitato di selezione dei migliori
romanzi stranieri dell'anno, il XXI secolo**

致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这本谈论学校、崇高的教师、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以及学习时光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一种音韵十分流畅、我们在意大利的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的语言。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失去女儿并被妻子抛弃的小学老师的故事。与此同时，在他教书的学校失踪了一个小女孩，与他因白血病夭折的女儿同岁。尽管警方在一年徒劳的搜寻之后决定将案件搁置，这位老师却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实际上，失踪的小女孩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与他的女儿如此相像，以至于他寻找的愿望日益迫切。

对这位老师而言，这如同女儿又一次离他而去。因此，他开始调查，我们便也同他一起了解到失踪的小露西亚的家庭：母亲的工作是缝制嫁衣，她越是绝望，便越将手中的嫁衣缝制得柔软、奢华，不仅薄如蝉翼，而且花饰精美；父亲是一位卡车司机，经常不在家；这个家庭的朋友；学校同学的情况。萨比恩查老师勇敢而积极地寻找，并通过讲童话、做游戏、画画儿、叙述古老的神话等方式带动全班同学关注此事。

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告诉大家纳尼·萨比恩查老师是否找到了露西亚，所有人都认为她已经不在人世，只有他还坚信

她还活着。故事的结局有待读者去揭开,而寻找本身令萨比恩查和读者发现了其他许多事情,以及存在一个与剥削儿童相关的地狱般的场所。

和他在一起,学生们的最大收获并不是学会上级强迫学习的课程,而是聆听到众多触动心弦的故事,并开始了解世界。萨比恩查小心翼翼,尊重学生们的幼小心灵,以含蓄、诙谐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恶的存在。

从描述中我们得知学校丧失了不少威信,但只要有像萨比恩查这样热爱学生、努力带领他们步入困难而有趣的认知过程的老师,学校便不乏生机。萨比恩查对待他的职业并不是例行公事地尽义务,他也不觉得自己比学生们知道得更多,相反,他认为应当聆听最纯真无邪的声音,我们永远应该向他人学习,即便我们学习的对象还不能熟练驾驭语言。因此,他使用童话和古代神话中温和而具有象征性的词语。

最后,我们可以说,小说在一座外省小镇中展开了一场一波三折的历程,这个小世界充满流言蜚语和怀疑,但也不乏团结和友爱。这个意大利小社区与遥远陌生国度的其他社区并无区别,人类共有的恐惧、好奇、纯真、狡猾、嫉妒,当然还有欢乐、仗义、美好、友爱交织在一起。

达契亚·玛拉依妮

译者前言

梦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虽然时至今日,人类依然无法解释梦形成的机制原理,但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集体无意识可以通过梦境表现出来,梦是通向无意识深层的一扇窗户,通过梦可以了解到人们真实的心理活动。《小女孩与幻梦者》的主人公萨比恩查是一位沉浸在丧女之痛中的父亲,一场与现实惊人吻合的梦促使他对一个失踪的小女孩展开调查。通过这场调查,作者达契亚·玛拉依妮将当今的意大利现状、一系列社会问题、复杂的人性以及人生中苦难、残忍的一面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对人类心灵未知的部分展开探索,引发读者对时代、社会、人生进行思索。

达契亚·玛拉依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生于意大利菲耶索莱(佛罗伦萨),她的母亲托帕奇亚·阿里阿塔身为西西里贵族后裔,是一位画家、作家;她的父亲弗斯科·玛拉依妮是一位著名的人种学者,撰写过多部关于西藏和东方文化的书籍。一九三八年,其父为了开展一项关于阿伊奴族的研究,举家迁往日本。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根据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的协议,强迫玛拉依妮夫妇拥护萨罗共和国。两人誓死不从,同三个女儿一起被关进东京的一处集中营里,遭受各种非

人的待遇,甚至食不果腹。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全家才重获自由。幼年的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令玛拉依妮刻骨铭难忘。

青年时代的玛拉依妮曾与米兰画家卢西奥·波齐有过一段维持了四年的短暂婚姻,他们孕有一子,却不幸流产,这给她带来巨大的悲伤。在与其他几位作家共同创办“刺猬”剧场的过程中,玛拉依妮与意大利文坛巨匠莫拉维亚相识。一九六二年,莫拉维亚与妻子艾尔莎分手,与玛拉依妮开始共同生活,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玛拉依妮从小便对文学和写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十九岁与其他一些青年创办文学杂志《文学时光》,二十一岁开始与《比较》《新观点》《世界》等多家杂志合作,为其撰写文章。不到二十四岁时便把全部精力投身文学世界。时至今日,玛拉依妮仍为当今意大利文坛最著名、最活跃的女作家之一,著作颇丰:一九六二年至今,她已著作品近百部,体裁包括小说、评论、诗歌、访谈录等等。她的小说屡获意大利和国际文学奖项。其中,《惶惑的年代》(1963)获弗尔门托国际文学奖;《小岛》(1985)获弗雷杰内国际文学奖;《玛丽安娜·乌克里亚漫长的一生》(1990)获坎皮耶罗文学奖及该年度意大利畅销书奖,再版十九次,被译成十七种语言;《黑暗》(1999)获意大利最具权威的文学奖项——斯特雷加文学奖。她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一个女贼的回忆》(1973)、《战争中的女人》(1975)、《致马丽娜的信》(1981)、《开往赫尔辛基的火车》(1984)、《巴盖利亚》(1993)、《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2008)、《欢聚》(2011)、《阿西西的齐亚拉》(2013)等。二〇一二年后,玛拉依妮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然而,目前我国对这位杰出女作家的译介和研究依旧稀少。

《小女孩与幻梦者》于二〇一六年获得意大利薄伽丘文学奖。故事发生在小城S市郊一个叫做“半截井”的社区。主人公萨比恩查是一位悲伤的父亲：八岁大的女儿因白血病夭折，妻子也离他而去。一天凌晨，萨比恩查梦见一个与女儿十分相似的小姑娘，醒来后听到广播中的寻人启事，新闻报道中失踪的小女孩露西亚与梦境中的小姑娘一模一样。离奇的梦境纠缠着萨比恩查，丧女之痛促使他对他人的痛楚感同身受，因此当案件几乎已不了了之、无人关注之时，萨比恩查决定亲自调查。随着调查的展开，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过去被娓娓道来，众多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与“飞禽”的对话以及次第出现的梦境将萨比恩查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对案件的调查还引出了众多事件和一层又一层的问题……

这部小说最为新颖之处在于，玛拉依妮身为一位女性作家，第一次将男性作为笔下叙事的“我”：她不仅化身为萨比恩查，还以日记的方式展示了恋童癖玛穆奇的内心独白。作者以置换性别代入角色的方式，尝试以男性口吻发声。这是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形式。难怪作者本人曾对来自他人对其定语式的文学评论“女性文学”不屑一顾。在一次采访中，作者曾这样表述：“我不认为存在女性文学，作家风格各异，与性别无关，而存在的是角度，角度具有历史性，因而存在女性的角度，正如存在非洲的角度或西方的角度……角度的影响的确存在：男人在战场上打仗，女人在家里照顾孩子——至少历史上曾是这样——那么他们看待事物的立场自然不同。”通过性别置换，作者从女性角度剖析男性心理，揭示男性尚未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的强烈愿望：想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正如《木偶奇遇记》中的杰佩托，甚至不要女人的参

与,自己创造出一个孩子。如果说萨比恩查的所思所想和玛穆奇的日记是作者的创作,那么文中提到的众多文学名篇则说明由男性作家缔造的文学传统中也不乏证据:匹诺曹的故事,猎户星座的传说,帕韦泽的诗句……作者借萨比恩查之口告诉我们:人性中的这种愿望本无过错,而恋童癖的罪过在于以强凌弱,把这种欲望强加给一个弱小无助的身体,通过暴力、霸占来满足自己。作者在文中质疑,一个越来越藏不住秘密的网络时代,为何仍有为数不少的失踪儿童无迹可寻。她将遭受恋童癖、性暴力侵害、被绑架的儿童所遭受的莫大身体和心灵伤害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呼唤社会的觉悟、重视与担当。萨比恩查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真实、立体:众人都做冷漠的大多数,甚至连栖息在他心里的“飞禽”——人格的另面——也在冷漠的大多数之列。丧女之痛是诱发他探寻失踪案的心理原因,他近乎偏执地追寻真相,以致在最初的几个章节,甚至令读者也对他的偏执表示不解,就如同“半截井”社区的民众一样。随着结果水落石出,我们对萨比恩查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仅战胜了世俗,也战胜了自己,并以他的积极感染了身边的人。作品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此,玛拉依妮凭借着她对现实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作品中忠实地描述了其他一系列现象:丈夫蛮横、暴力地对待妻子;汽车不顾行人,横冲直撞;恐怖分子伤害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人类枪杀野兽,在现代化养殖场里毫不顾及动物的生理和情感需求,密集化养殖。究其根本,都是人性中自私自利、以强凌弱的一面在作祟,可以说,人与自然同受其害。然而作品却并不让读者感觉悲观和消沉,虽然探讨的话题沉重,字里行间却传递出温情、坚定与希望:我们身边还有萨比恩查,还有滋养心灵、给人力量的众多书籍。

作品内涵丰富,结构独特、巧妙,文笔细腻。此书还让我们重温众多经典:从古希腊神话到《格林童话》,从《地下室手记》到《爱丽丝漫游奇境》,从《木偶奇遇记》到《在少女花影下》……它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文学宝库的大门,并从崭新的角度解读这些经久不衰的作品,赋予它们全新的时代意义与生命力。若仅从女性文学角度解读作家和作品,的确有失偏颇。

希望通过上述简介,能激发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兴趣,并关注这位睿智、渊博、多产、深刻、传奇的女作家,进而给予意大利当代文学更多的关注。相信作家富有魅力的文字一定能够吸引读者对小女孩的命运以及幻梦者的心灵世界一探究竟,相信这部小说一定能令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期待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更为深刻的解读。

借此机会,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陈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正仪教授,有机会翻译这位耄耋之年的意大利杰出女作家的作品,我不胜荣幸。此外,感谢我的同事 Federico Castigliano 博士,他对我在原文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耐心的解答。特别感谢我的良师益友李萌女士,她对初稿逐字逐句进行校对、润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对待文字的严谨精神令我受益匪浅。因为她的鼓励和帮助,本书的翻译工作才得以在有限时间内顺利完成。

翻译不足之处一定存在,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孙 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二〇一八年三月

1

我在一条几乎被雾遮挡得什么都看不清的路上快步前行。一股凛冽的邪风令我眯起眼睛，无法呼吸。我问自己我在哪儿，要去何处。忽而发觉左边有一堵矮墙，边缘残破，覆满了爬山虎，恍惚中认出了这是通往我教书的学校的那段路，可又看不见两米以外的东西。我顶着那道由风和雾构成的屏障，艰难地向前走，忽然，我几乎撞在一个步伐敏捷的小女孩身上。她裹在一件红色的小大衣里，露出白净的长脖子。我正打算说抱歉，然后超过她，但她身上有些东西令我错愕地呆立在路中间。红色的小大衣，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马尾巴垂在脖子后边，几缕金色的卷发随意散落着，走路来摇摇晃晃，微微有点儿歪斜。这是我女儿，我对自己说。我喊道：“马尔蒂娜！”我看见她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迅速转过身来，就好像我往她身上扔了块儿石头似的。

小女孩转过头来，微笑地望着我，但没有说话。她不是马尔蒂娜，我绝望地想到，尽管有些东西令她与她十分相像，但到底是什么呢？哦，当然了，走路姿势：小女孩走起路来和马

尔蒂娜一样,那种步子曾被我打趣地叫做“小鸭步”:两脚脚尖儿向外叉开,步伐坚定但有点儿歪斜。她有一双大眼睛,颜色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她看上去像是要逗逗我,或是向我挑衅,谁知道呢。她的眼神单纯而坚决,恰如一个自认为已经长大了的小女孩那般。一个小爱丽丝,我想到,眼前几乎显现出那个会穿越镜子,落入最深的井里却毫发无伤的神奇小姑娘。

我正要对她,早上好!并打算鞠个小躬,正如从前的每个早上,每当看到女儿裹在她那身红色的和服里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会和她逗着玩儿,屈身向她行礼,对她说:“早上好,小夫人,咱们准备准备,上学去好吗?”但当我笨拙地弯下腰,木偶般地鞠躬的时候,我再次看到她把背影留给我,毫不犹豫地在人行道上走远,晃动着棕色的文件袋,马尾巴在洁白的脖子后边甩来甩去。我抑制不住心跳:被一阵撕心裂肺的爱意紧紧锁住喉咙。我想跑过去,叫住她,问她要去哪儿,问她叫什么,问她为什么用那种姿势走路,为什么和我女儿一模一样,却又不是我女儿。

我大喊一声醒了过来:一片黑暗突然而至,抹去了那个欢快而坚定,在我前方行走的小身影。忽然间,我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女学生的形象,而是一群喳喳叫着的鸟儿,有白色的、黑色的,它们四处乱飞,疾闪着,盘旋着,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咕声。

我起身一头冲进卫生间,在洗手池的龙头下面掬起双手,但喷涌而出的水先是滚烫,而后冰凉。是今天早上我的手不对劲儿,还是混水阀坏了?我抬头定睛,望着镜子,镜中是一个面庞清瘦、神情呆滞的男人:胡子过早地变得灰白,两眼眶发黑,栗色的头发粘在耳朵上面,瞳孔张大,仿佛整夜失眠

未合眼。

我身上穿着睡衣，往脸上胡乱喷抹了些剃须沫，想把这些灰白色的须毛刮掉，它们让我一夜苍老。我拿起剃须刀，开始动手，感到双手不停地抖动。今天的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把收音机打开收听新闻，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个小伙子用忧郁的声音谈论着税费和罢工。听到后来，有些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体育新闻，也就是每天广播的结尾内容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谈到一个失踪的小女孩。

“今天，十月二日，在小城S市郊的一个叫做‘半截井’的社区，一名女童在从她家通往朱塞佩·马志尼学校的一条不足百米的路上失踪，未留下任何线索。该女童身穿红色外衣，白色橡胶短靴。失踪女童的母亲现已报警。”

当我在镜子中看到泡沫发红时，才发觉把自己刮破了。赶紧把刮胡刀甩进洗手池，草草地擦了把手，跑过去一把抓起放在卫生间窗台上的小收音机，凑近耳边：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该死的！那个匆忙的声音并没有再多说一遍。它接着报道即将来临的恶劣天气。

呆坐在浴缸的边缘上，试着回想广播里是怎么说的：肯定有个小女孩失踪了，她从小城S市郊的一所房子出门，那儿正是我居住的城市，她朝着朱塞佩·马志尼学校走去，那正是我教书的学校，但她却没能到校。她的母亲立刻跑去报警。

我被吓呆了。梦境依旧如此清晰。小女孩穿着一件红色小大衣，白色的靴子我没注意到，或许有吧，她穿着白色的靴子。但我看到她天鹅一般的长脖子，以及那条在肩膀上甩来甩去的马尾巴，她的步伐坚定，却有点儿不平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朝我转过身来时那张苍白的脸，一双大而忧伤的眼睛，嘴很小，但长得十分可爱，上嘴唇比下嘴唇更突出一些，这